

目 录

贵州军阀混战片断忆实……文化成口述 王裔彬笔录	(1)
贵州军阀混战一角……熊质谦	(28)
忆抗日阵亡的国民党陆军少将团长彭镇璞……罗悦明	(31)
我参加过的几次对日作战……熊质谦	(37)
一甲百姓痛打莫差官 顺河民众处决周丙清…高世彬	(45)
国民党绥阳县党部的建立及历届负责人	
任内大事记……田兴文	(59)
绥阳县参议会四年……李如密	(65)
我是怎样打入雷三匪部的……李西鹄	(86)
亲身经历的几个片断……李世昭	(99)
保董刘作云……杨 林	(113)
祖父被拉纤罹难记略……吴泽周口述 吴 彬整理	(116)
绥阳县洋川小学沿革概况……梁怀璧	(121)
绥阳县平乐小学发展情况简介……丁玉书	(123)
我所知道的《绥阳师	
资训练所》……代孟安口述 莫朝彬整理	(126)
张哲宾先生传略……熊质谦	(130)
心中怀念的老师……郑周兴	(133)
旺草镇概况……杨 林	(137)
蓬勃发展的绥阳金融事业……姚锦年	(142)

绥阳县三十五年的“三起两落”

来文照登·····	王裔彬(156)
畜牧业发展史及前景·····	徐中兴(157)
螺江史话两则·····	任 芝(168)
话温泉·····	谢森、聂华国(172)
郑场围鼓·····	王沐春(174)

封面设计	喻忠林	
责任编辑	陈兴仲	张为忠
	徐金权	卜宗学
校 对	卜宗学	

贵州军阀混战片断忆实

文化成口述 王裔彬笔录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不久，袁世凯窃国称帝，云贵首倡护国反袁，全国响应，袁氏倒台，北洋军阀相继拥兵争夺国家政权。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南方革命政府，实行国共合作，组织北伐战争。这些政治，军事上的风云变化，引起贵州新旧两派的从南从北的斗争。国共破裂，蒋介石夺权，又挑起贵州军阀一系列的战争。我是这场混战中的目睹者，也是参加者。我现年逾八旬有三，每忆及此，感到无限内疚。特将这段战乱历史回忆出来以飨读者，主要是让后人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而激发后辈们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勇前进。

武昌辛亥革命 贵州两派斗争

甲午（1894）中日战争，清廷丧权辱国订立《马关条约》之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梁启超的改良计划，形成当时政治斗争中的两大潮流。在贵州和其它各省，也相继出现了两派的政治活动。比较进取和倾向革命的一派，组织“贵州自治学社”；比较保守的一派，组织“贵州宪政预备会”。前者的成员，以教师和青年学生居多，后者则以耆老、官绅

居多。领导人物中，“自治学社”有张百麟、钟昌祚、黄泽霖等；“宪政派”有唐尔镛、任可澄、陈廷棻等。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武昌爆发辛亥起义，各省纷纷响应，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贵州光复，自治派出力固多，宪政派所办的公立中学和优级选科中的青年学生，也有一定的功绩。

“贵州自治学社”成立于一九〇九（宣统元年）年，时值清廷明令各省筹备“咨议局”的时候，它的组织分布贵州五十个州县，入社人数众多，在“自治学社”的掩护下，还成立了贵州同盟分会（分会在东京时由平刚任分会长，在贵阳成立时由张百麟任分会长，省咨议局选举的三十九席中，贵州自治学社就夺取了三十三席，宪政派只得一席。各县在选举中发生了什么问题，两派都要派员下去了解。自治学社人有朝气，今日定，明天就穿草鞋下访；宪政派人讲官气，讲排场，要听差，坐丁拐轿子，还要准备好路菜。作风不一样，影响大不同。两派的存在，从始到终是斗争不已、贯穿始终的。如办学之争，办报之争，选举之争，从南从北公开和隐蔽的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的敌对程度。（贵州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有较详的叙述，这里不再重述）。

新旧冲突 矛盾激化

刘显世当上贵州督军后，王文华和刘是舅甥关系，而何应钦又是王的妹夫，所以，他更大地掌握着军权。当时全国正处于急速动荡期间，贵州何去何从？王略具远见，见解与

刘氏昆仲——显世、显潜、显治和元老派们大相径庭，因而中间常生矛盾。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民国四年）云南护国反袁，元老派主张贵州中立，王文华扬言单独也要参加讨袁，刘氏被迫才同意响应宣布贵州举义。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王文华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后，转回贵州，在政治认识上与这批人相距更远，处事常有摩擦。特别是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间的滇黔联军援川战争的后期，刘、王之间的矛盾发展到顶点。当时蔡锷任滇黔联军总司令，王文华是黔军总司令，统率八千多人的军队，由熊克成、袁祖铭分任前敌总指挥，兵分两路，一路由桐梓，一路由正安入川，攻占重庆后，挥军北上，又攻占了成都。（黔军总司令部驻重庆）滇军由顾品珍、赵益兴率领，由滇进黔经毕节入川，攻占泸州。（蔡锷因病离川就医后，滇黔联军只有空名，实为各自统管）。此时，袁祖铭想当黔军副总司令，授意下属团长联名提请，王文华未准。王见袁有野心，后借整编之名，架空了他，只有二师师长空名，（五旅回黔，袁只好离开队伍）。自此王、袁之间发生矛盾。过后，川军旦懋辛等不时反攻，滇黔军队时进时退，处境困难。王向刘显世提出黔军撤川返黔，刘不同意，元老派——耆老会还联名写信要王在川发展，实则阻王返回贵州。这时王又听到谣言，说已暗通四川，接受八十万块大洋出卖了重庆。王对此非常气忿。与此同时，刘显世同意云南唐继尧要他一同进取中原的意见，以滇军将领韩凤楼（又名韩武锋）替代王的职务统领黔军。王文华闻知，即托辞有病，请短假赴上海医治，刘准王假。因此，刘、王之间的矛盾，由此达到了顶峰。

杀耆老会 五旅争黔

王文华决心撤师回黔。于是将在川黔军十个团改编为五个旅，总司令以卢焘代理。下面旅长第一旅蹇居仁，第二旅谷正伦，第三旅胡瑛，第四旅张春浦，第五旅何应钦。黔军由川陆续撤转贵州。王文华在未离重庆赴沪之前，就密令警卫营长孙剑锋（王的表亲）先回贵阳杀耆老，但对刘显世不得过分硬逼，只要求达到“清君侧”的目的。孙在民国九年农历九月三十日回到贵阳，休息一天，十月初一日深夜，先派人在被抄杀的人家门前，插上一柱燃香为记号，接着就开始分兵行动。这次被杀的有郭重光（又名郭子华）、熊范舆（又名熊廷岩）等七、八个人，郭的大姑娘被连长胡德安拖在卖肉的案桌上用马刀砍死。这一场大开杀戒的行动，搞得贵阳人心惶惶，刘显世无法制止，只得带上一些警卫部队回转兴义，旋即投靠云南唐继尧去了。

五旅回黔，划定了各旅的防区：第一旅驻扎铜仁一带，第二旅驻扎安顺一带，第三旅驻扎独山一带，第四旅驻扎遵义一带，第五旅驻扎贵阳。刘显世下野后，他的直属部队有一个团的兵力，由他侄儿刘信吾率领驻扎兴义，并称旅长。名义上贵州军政暂为卢焘主持，实则各个防区都是拥兵自卫，军需给养，全由驻军各自委官派员征收赋税解决。贵州名为“五旅争黔”，实际是一种“六旅割据”的局面。

孙剑锋在贵阳骄横自大，拉拢一些原有旧属，逼走五旅旅长何应钦而自充旅长。孙一面派兵攻打五旅七团不服从

他的易小南部，一面派警卫营中一个弁目黄伯安前往昆明刺杀何应钦，在一家旅馆中，一枪未打中要害，何养好伤后去了广东。

王文华被刺 袁祖铭回黔

1921年（民国十年）三月，袁祖铭为铲除劲敌王文华，利用金钱收买何厚光（贵州人）及上海一些流氓，终于寻机刺杀王于上海，搞掉了当时在贵州军旅之中权位高于袁的强人，这给袁不久入主贵州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同时，袁善钻营，投靠了北洋军阀靳云鹏（北京政府徐世昌大总统的内阁总理），双方经过一场成交，袁祖铭被授命为“定黔军总指挥”官衔，并资助大洋四十万元（亦说二十万元）军费。袁回黔途中屯驻武汉，一面打出“定黔军”招牌筹组部队，后移驻黔东边境的湖南常德等待时机；一面利用原在黔军中的老关系进行挑拨拉拢活动。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初春，袁先后得到三旅一团团长彭汉章、二旅二团团长王天培、一旅十团团长胡寿山等的拥护，一旅旅长窦居仁见拥袁势大，已被迫离去，十团一营营长张琴前去接头，九团一营营长毛以宽（又名毛敷武）带队迎袁入黔，又于镇远会合彭、王两部，沿路一枪未放，顺利地到达贵阳。卢焘早有知会，亲出贵阳城欢迎。袁当上了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这时，驻扎贵阳自充五旅旅长的孙剑峰，见大势已去，料袁难于容己，就将存有的“马驮子”银元分给下属，每个营长一驮，自带四十驮逃奔四川泸州，后去了上海。二旅旅长谷正伦见手下团长王天培拥袁，自带陈济时营长和陈蕴余、罗义元两个连的部队，撤到四旅旅长张春浦的遵义防区作暂时依附。三旅

旅长胡瑛见手下团长彭汉章拥袁，也离开独山到云南去了。黔军五个旅中，只有第四旅旅长张春浦在遵义防区全力拒袁，并加强了乌江防务。

当时，防守乌江渡口的是张行伟团二营五连包时齐的队伍，袁写一封密信送包转致张行伟，因泄密，张春浦命令杀包时齐于乌江。当晚，张春浦在遵义新城何家公馆召集团长张行伟、黄丕模及独立营长罗成三开会，当场宣布张行伟私通投袁罪状而将张处决，乌江由黄丕模团第三营换防。不久，黄派人暗与袁祖铭联系，袁军被接过乌江，张春浦、谷正伦料遵义难守，就一同经桐梓出走四川。

铜仁系一旅十团（胡寿山）二营营长周西成驻扎。周见旅长蹇居仁被迫离去，因此内心不愿拥袁，又见王小三部队开来铜仁情况不明，周心存猜疑，首先解决了王的部队，并杀了王小三。接着与九团三营营长蹇居康一起，拉了两个营的部队拖出铜仁，流动于川黔边境。不久，周西成就以这一千多人的队伍为基础，打出“川东边防军第九混成旅”的牌子，进入四川的涪州（涪陵）。周曾对人说，“别人委官做不大，自封官才大”。但人们却讥讽他“尾大不掉”。

1922年（民国十一年）2月，驻涪州川军杨春芳旅对周西成作礼节性的拜访，并请周西成的官兵看戏。第二天周答礼还戏，杨旅官兵徒手前来看戏，周暗派队伍去杨军驻地把他的枪全部提了。自此，周就拥有一支上两千多条枪的部队，将原四个连扩编为四个团，提任桐梓老乡原来连长毛光翔、王家烈、游国才、江国藩为团长，将“混成旅”的牌子更换为“靖黔军”的牌子，自任总司令，部队常出入川黔边境。

这次袁祖铭的“定黔军”入黔，名义上是统管了贵州，拥袁的人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升赏。胡寿山得委第一混成旅的旅长和全省军事善后督办，彭汉章（又名彭仲文）得委第一师的师长，王天培（又名王植之）得委第二师的师长，毛以宽、张琴、黄丕模等为梯团长（比团长高，又不及旅长大）。

鸦片换枪械 八万赎家严

袁祖铭主政贵州不久，为了扩大实力，搜刮鸦片贩运武汉，换取枪械来装备队伍，并派警卫团长许开凤专办此事。许雇工匠做有一千多个“冰铁皮箱”，每箱可装四百两大烟，以四个营的徒手兵背运，每人发毛毯一床，雨伞一把，只带随身换洗衣服，班排连营长带有手枪监押。这笔生意买卖，的确帮了袁祖铭重整旗鼓的大忙。但当他集中精力调兵遣将进行肃清各旅残存势力之际，人家也不声不响地打了他的算盘。那时，驻扎广西境内而又紧靠黔边的一支名叫“莫司令”的兵匪队伍，开了袁祖铭一个大玩笑，他派兵夜袭南龙（安龙），抓走了袁的父亲袁廷泰（又袁干臣）。莫逼袁廷泰写信给儿子袁祖铭，要立即输款取人，否则性命难保。莫派人持书送袁祖铭，袁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真是哭笑不得。经过交涉，结果袁以八万块大洋赎回其父。当时人们讥袁有两句笑话：“莫动太岁土，八万赎家严”。那时在莫司令手下看押袁廷泰的是阎叔臣，（绥阳人，在莫部当排长）对袁较好，袁在释放时，还亲写一信交阎，要他离开广西莫部回黔去见袁祖铭，起码委个营长当。阎后回贵州，一直未敢持信见袁，因惧加害。民国十五年北伐时，阎在11师（马

明亮) 19团2营7连当连长, 这封随身携带的信, 阎曾给我看过。

另外, 袁祖铭还做了一桩取悦耆老属众以收民心期冀巩固自己权力的事, 就是为耆老会雪冤。杀耆老会的头子孙剑峰已走, 袁将杀耆老会的干将胡德安(已升为炮兵营长)枪决, 这事当时确实得到好评。

滇军进贵州 袁军走湘川

袁祖铭坐镇贵州不久, 1923年(民国十二年)正月, 云南督军唐继尧令其弟唐继虞(人称唐三), 以送回旅滇原贵州省长刘显世为名, 打出滇黔联军牌子, 唐继虞任总司令、刘显世任副总司令, 兵分两路入黔, 一路由盘县, 一路由兴义。在安平(安顺、平坝)与袁军彭汉章部第二团陈鸣武部队接触, 陈被击溃。接着又在真州、马场与彭部第四团马怀聪(又名马明亮)部队进行一场激战。马是一口大胡子, 滇军大喊捉到马大胡子有重赏, 马吓得路都走不起, 还是副官易乾益背着跑脱的。当时部队中有句笑话, 马象三国时割须弃袍潼关的曹操。至于兴义一路, 因原系刘经营之地, 袁军基础薄弱, 所以望风披靡, 没有打过什么仗。滇军从茅口间道直入贵阳, 刘显世又当了滇唐控制下的傀儡——贵州省长。袁祖铭败退随王天培部撤退到东路镇远, 后会合彭汉章残部一起退出黔境, 屯扎湖南洪江。这时, 袁警卫团长许开凤前在武汉以烟换得的五千支汉阳步枪来到洪江, 正是雪中送炭。袁以新枪装备一个34师和一个警卫旅, 这给袁增添了一股新的力量。袁后来又进入四川酉秀黔彭一带驻扎。

那时, 扎遵义的罗成三(土匪出身)接受唐、刘委派为

黔军第四混成旅旅长职务。同时，驻扎四川涪州的周西成趁机进入黔北，继而到达遵义。罗认为平时对周的父亲极其礼遇（周父居祠梓），料周西成此来不会发生意外，亲迎周进驻遵城。翌日拂晓，周率兵攻罗，罗部不支，事急，罗藏天主堂内，后被搜出枪决。罗驻松坎属部杨其昌闻变，设防与周对峙。紧接着滇军攻打遵义，周西成处于腹背受敌。周料难抵抗滇军，急命王家烈率六个连的兵力打通松坎阻道。在“红败土”地方一仗，击溃杨属曹天泉部。杨其昌只得率部退到四川綦江，正遇黔军袁祖铭的彭汉章部，杨遂投彭。编在黔军一师，委为九旅旅长，部队退扎四川南川一带。滇军尾追周部，在四川边境郭南场被打回。周部驻扎四川綦江、江津一带。周为了解决军饷的开支，曾先后两次派遣部队以摸“夜螺蛳”的战术抢四川重庆南岸的铜元局。

同年（民国十二年）四川一、二军混战，一军以旦懋辛、熊克武、汤子模、石青阳等省军为一派。二军以杨森、邓锡侯、刘湘等渝军为另一派。这时的袁祖铭，更紧紧地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吴为统治四川，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办法。所以吴乘机委袁祖铭为援川各军（川、黔、北军）联军前敌总指挥，吴的北军将领赵文华为副总指挥，率有北军两个师参加，联同川军第二军一起攻打川军第一军。北军当时有一个营约五百多人的部队由重庆到江津追击旦懋辛的部队，周西成仍施故计，采用假欢迎的办法，把这个营的“三八”式的日本造新枪全缴了。这是周队伍有“三八”式枪的来源。周接着与川军第一军旦懋辛联系之后，就占在川一军方面。不久，一军攻打二军，并占领了重庆，周西成部队当时负责攻打重庆周围的咽喉重地“浮图关”。袁祖铭部队防

守只有两个连的新兵，战斗力弱，易于攻下。周以江国藩一个团的兵力进攻。当天下午六点钟部队到达“浮图关”就按兵不动，等待次日拂晓攻击。袁守军见来军臂章上有一个“东”字，知是周西成的队伍（周打的是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牌子），立即报告袁祖铭，袁连夜调十六团袁光辉（人称袁马棒）部增防。江错失良机，致连续攻打二十七天都未拿下，江因贻误戎机而受周撤职，最后还是旦军打垮二军七师防守瓷溪口的防线，才使二军在重庆全面崩溃。这次败仗一直退到万县才立住足跟。袁祖铭此时又重新集结兵力进行大举反攻，把一军旦懋辛部追到成都，最后袁军攻下成都。一军向自贡，泸州方面撤退，后进入贵州赤水再经毕节、盘江八属而到广西，以后又朝广东方面退去。

1924年（民国十三年）底，周西成部随川一军撤到赤水，翌年滇军放弃遵义，周派犹国材部进驻遵义，绥阳、桐梓、湄潭、余庆、瓮安等县。次年春，滇军又放弃毕节，周派毛光翔旅由黔西驻防威宁，水城，织金等县，并占据四川合江一带。袁祖铭这时由成都回转重庆，正经泸州时，从中经人促合，周亲带一个营（侯之丹营）前往泸州见袁。周属僚不赞成周亲往，但周坚决要去，大家替他捏把冷汗。经这一会，袁摒弃前嫌，还委周西成为黔军第三师师长兼川黔会办，周部队仍驻原占地区，袁祖铭势力又更得到加强。

滇黔和解 祖铭复黔

滇军自1923年2月（民国十二年正月）进入贵阳，而于1925年初（即民国十三年腊月）撤离贵阳，中间有两年时间。为什么滇军愿意和平退出贵州呢？其原因一是云南内部

有问题，二是滇军唐继虞见到袁祖铭在川势力扩大，四川派战暂告停息，袁又得到北洋军阀的支持，料袁不久一定进兵贵州，滇军料难抵敌，不如趁卢焘和袁父（袁廷泰）出面调停之际，来个顺水推舟，答应滇军和平撤出贵州，这样既可保全面子，又落得做个人情。刘显世与袁氏父子以前就有老关系，保证和平解决不加为难刘氏，因而也愿意这次和平处理的交易。其次，还有一大内在的原因：滇军驻扎贵州，不但加重其税赋，百姓实难负担，同时军纪太坏，横暴已极，名为官兵，实甚于匪，人民怨声载道，无不切齿痛恨，都抱怨刘显世引狼入室，招来了这场浩劫。人心向背，刘氏亦有所闻，所以早下台比迟下台好。滇军糜烂，只举两个小例就可说明其况：例一，我父文树尧避匪进绥阳县城暂住，就被派五十块大洋军款（四乡来城暂住户共摊三千块大洋，原住城户另有分派数），因拿不出竟被关押，拖时还遭虐待，实在无法，各处借贷，凑足此数才放了人。例二，滇军撤退，我们部队由川转黔，沿途所见场镇，如松坎、新站、板桥等处，十室九户的门窗板壁都被损坏，我们路过该地，找块门板搭铺都不易找到，我们甚至看到一栋残迹房子，老百姓说是前不久被滇军撤来当柴火烧了。

这次交易经双方谈妥是：滇军撤出贵州，刘显世下野退到盘江八属，袁祖铭进行和平接管。袁派黔军第一师彭汉章部回转贵州，以卢焘暂代省政。滇军唐继虞离黔，企图向广西发展，不转云南，而将部队撤往湖南洪江待机入桂。滇军路经都匀即被黔军杨应奎部拦截，（刘显世委的）想提井世奎团的枪，双方一仗交火，并派人持信责备黔军不守信义。一师马明亮旅的10团（陈鸣武）、20团（周瑾）回信说明原

尾，并通知杨应奎不得阻拦，滇军始得全师顺利出境。

1925年（民国十四年）六月，滇军在广西失利，全师退入贵州边境独山龙里一带。黔军一师混成团王哲益部往击，滇军已精疲力弱，实不堪一击就向南龙龙广、马边田方向退转云南去了。此时，黔军一师马明亮和杨其昌两个旅趁机开往兴义，以便解决刘显世的残余势力。兴义是刘的侄儿刘信吾旅驻守。这次兵临城下，双方各有安排。刘方遂将兵力散布在兴义城郊两山埋伏，听命行事。马、杨一方是安排等到前来欢迎时，将刘扣留。结果刘中马、杨之计，马、杨对刘作出决不伤害的保证，只要缴械无事，刘被监控一同入城，刘不得已才下令全体部属官兵放下武器，就这一枪不放，非常顺利地解决了兴义问题。为了防止波动，并留19团驻扎，刘氏势力就此完全结束了。

袁祖铭的势力此时更加强盛，自己仍坐镇四川重庆。为了进一步巩固势力，委派第一师师长彭汉章为贵州省长，接替了卢焘；委派第二师师长王天培兼贵州军务督办；委派第三师师长周西成兼贵州军务会办。这时，周的辖区不仅遵义黔北，连毕节、水城、思南、德江也成了他的属区。当时的政、经全由辖区统管，县长、餉捐局长、征收局长都由辖区自行派委，军需给养，是营为单位向驻地餉捐局支领，后凭军方领据报帐。那时维持庞大军费主要来源于大烟的税款，贵州广植鸦片，尤以黔北为最。周管富庶的黔北，粮烟丰产，真是得天独厚，故势力得以壮大。

北伐暧昧 袁氏被杀

1926年（民国十五年）夏，袁祖铭在四川为川军所逼，

立足不稳，北洋军阀吴佩孚又委袁为“川黔边防督办”。与此同时，全国讨伐北洋军阀的声势高涨。同年秋，袁祖铭迫于形势，接受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委派的“北伐军左翼前敌总指挥”之职，下属彭汉章委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王天培委为第十军军长。袁以周西成为二十五军军长兼任贵州省省长，周辖三个师（一师毛光翔、二师王家烈、三师游国才），大部驻扎贵州，小部分随袁出驻湘西。彭、王出师北伐前，曾联电请袁坐镇贵州，要周一同向外发展，袁未采纳，仍以周主政贵州，袁号拥十万大军以左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之名，将大本营转驻湖南常德及荆市、澧州一带。十军王天培下辖三个师，计二十九师（师长杨国强）、三十师（师长王天锡）、三十一师（师长王天森）首途出师北伐。九军彭汉章辖三个师，计第一师（师长贺龙）、第二师（师长杨其昌）、第三师（师长毛洪强）出师继进，途驻长沙。袁祖铭直辖几个师的兵力，计第一师师长李燊（又名李晓炎）部、第四师师长何厚光部，第十一师师长马明亮部，第七十三师师长张廷光部，袁自兼一个三十四师，外还有一个警卫旅旅长杨维和部，这些部队驻扎湘西就按兵不动了。同年腊月，驻常德的湘军师长周斓，受上司唐生智密令（外传唐受蒋意干的），不惜多大代价务必除掉袁祖铭。周知硬干不行，遂采取“鸿门宴”赚袁之法，于二十七日设宴请袁约会，袁不知是圈套，竟赴宴而被擒杀。为什么要除掉袁祖铭呢？当时据说：一个是袁按兵不动，北伐态度不明，因袁前曾与北洋军阀有过联系；另一个是袁在湘西自委官吏，目无湖唐；再一个是袁已势力壮大，蒋怕以后难于制服。袁被杀后，顿时驻扎湘西的黔军，群龙无首，无所适从。黔军驻常德的六十八

旅和警卫旅与周斓打了三天，周正要准备上船撤走之际，袁的副官长卢希川通知黔军不打，还可振救袁总司令（旧称），于是驻常德黔军就这样被瓦解了，只有警卫一团一营李可达营长带队得到冲出。当时因有人指责他守总司令部不负责，李心惧不敢回转贵州，遂将部开到湘西凤凰投了湘军陈玉模师，委当一个旅长。袁自兼34师的67旅旅长史南侯，将洪江驻军带转贵州到达贵阳，周西成通知史部官兵在南厂坝集合训话，周宣布史按兵不动，致使袁总司令遇害，就撤掉了史的旅长职务，连长以上官佐都全撤换了。（其实史部驻扎洪江）

1927年（民国十六年）春，蒋介石为了稳定湘西黔军，委任李晓炎为43军军长。李收容周围原袁直属部队改编为三个师：第一师师长杨汉初，副师长谢冰（又名谢惠如）；第二师师长张廷光，副师长张奇；第三师师长雷鸣九，副师长龙博爱。全军共十个团，有官兵一万四千多人，驻扎湖南荆市澧州和湖北恩施七属。吴剑平（绥阳人）旅长被李编掉了。这时，驻湘有些黔军不原随李的，有的转回贵州、有的仍驻湘西。11师马明亮想与李联合，召集师营以上的军官开会，遭到20团团长周瑾（又名周慎修）的反对，周提出人枪转回贵州，听周西成安排。（周瑾与周西成有段旧关系）32团（陈鸣武团）的营长罗肖朋也赞同周瑾意见。（罗与周西成下属驻湘的游国才是贵州讲武学堂一期同学，彼此交情甚笃）其余还有多人附和转回贵州意见。马见部属多数拥周而不愿附李，便率先于会议后的第二天清晨带着独立连（连长陈亮奎）离湘回黔投奔贵阳，周委马为贵州路政局局长。随后周瑾率团来到贵阳，周西成提升周瑾为旅长，派驻四川合

江。（那时为周的辖地）又提升在湘的19团陈鸣武团长为旅长，罗肖朋升为团长，部队仍驻湖南沅州（芷江）。

同年（1927年）北伐军第10军王天培攻下徐州。蒋介石见王能战，甚忌之。（原蒋拟订计划3个月拿下徐州，王军担当主攻，仅20多天就攻下了徐州）。想除掉原袁手下的这个忠实干将，于是罗织王骄横自大，架枪闹饷等罪名加以逮捕，不久，王被解往杭州处决了。蒋提10军中29师师长杨国强（又名杨盛治）为10军军长。这时，王天培的独立团团长罗后疆对此非常气忿，借故探亲，自将独立团拉转贵州。途经长沙将要上火车时被拦下，几经交涉，才让一个连带回。罗令每人背三支枪（步枪、手枪、手提式枪）上路，罗到松桃，就以此为大本营，扩编为一个团。后被车鸣翼部打出松桃，罗部开到四川秀山驻扎，不久，联合杨作之地方团队，拖转松桃一带。之后，罗与国民党中央接头，部队开离贵州，编为82师，罗任师长。

在徐州的第十军，随后进行了改编，王天锡、王天森两师长被免了职。接着，蒋介石对第九军又进行开刀，用同样的手段，罪责军长彭汉章久驻长沙、按兵不进加以逮捕，后在长沙被处决。下属各师，调往河北唐山整编。到这时袁祖铭统率北伐的黔军，就全部易手而告结束。

西成治黔 社会初安

1927年（民国十六年）周西成坐镇贵州。为了进一步巩固取得的政权，在军事、经济、政治、治安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军事上：力防师旅团长手握重兵易于“反水”，怕效